

小说《沙家浜》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和强烈不满

李存照

中篇小说《沙家浜》约3万余字，作者薛荣，《江南》杂志2003年第1期发表。小说中的人物依旧是阿庆嫂、郭建光、胡传魁、阿庆等，与家喻户晓的京剧《沙家浜》中的一样，但却被改得面目全非。在小说中，阿庆嫂被描写为“风流成性”的女人，“一只不会下蛋的母鸡”；胡传魁被描写为“有义气在，有豪气在”的炸碉堡、除汉奸的抗日豪杰；郭建光被描写为“胆小”的“窝囊废”，与阿庆嫂有一腿，与胡传魁争风吃醋……小说一发表，立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强烈不满，广大读者和文艺评论家感到非常气愤，纷纷批评该小说戏说抗日战争、颠倒历史事实、混淆是非黑白、丑化英雄人物、动摇了人民群众最核心的价值观念，呼吁决不能允许这样的“创作”肆意泛滥。《文汇报》、《北京娱乐信报》、《工人日报》、《中国文化报》、《羊城晚报》、《深圳商报》等报刊，先后报道该小说所引起的社会反响，并发表多篇署名文章，对该小说的错误倾向进行了批评；尤其是在各个网站上，其讨论、批评指责更为热闹激烈。当

然，也有少数文章（包括小说作者及《江南》杂志编者）为小说辩护，但随即便受到更尖锐的驳斥；至于网上，这种“辩护”与反驳则呈现非常复杂的情形：有真的为其辩护的，也有名为辩护实为调侃的，还有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更有按照小说的逻辑推演下去、推向极至，显现其恶劣后果的，甚至还有按小说的“写法”依葫芦画瓢地将《红岩》、《白毛女》等红色经典戏说改编得惨不忍睹后再自嘲自讽一番了事的……以其不凡的批评智慧，看后使人仿佛眼前一亮。

现将部分媒体对小说《沙家浜》的反响、批评摘要如下：

一、民族精神的象征 不容随意“戏说”

新华社北京3月2日电（记者任亿）称：很久以来被人淡忘的文学界，因《江南》杂志刊发的新编小说《沙家浜》而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作者“薛荣”也因此

一夜成名，而“阿庆嫂”的“转变”却引起社会公众的惊呼。

众所周知，“阿庆嫂”、“郭建光”虽是“文革”时期样板戏中的艺术人物，但经这几十年的传唱，他们已是国人妇孺皆知的抗日英雄，并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而在新编小说《沙家浜》中，机智的“阿庆嫂”只是一只“不会下蛋的母鸡”，还变成伪军司令胡传魁的“姘头”，同时也是新四军某部指导员郭建光的“情妇”……“汉奸”变“英雄”、“英雄”变“流氓”。凶杀、滥情等都是当今文坛的“时尚创作题材”，并拥有一批读者群。但包括原作者家人在内的众多读者，对这种“戏说”性质的改编依然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与唾弃。而样板戏《沙家浜》中生活原形的所在地江苏常熟市沙家浜镇也宣布，他们将对这部玷污英雄形象的“探索作品”提起诉讼。

文学本是一种虚构的创作，为何却引起如此大的公愤？这不能不使我们对眼下的文学创作方式及内容进行反思：新编小说《沙家浜》到底触到了当今社会的哪根敏感神经，使它成为各界人士、媒体的众矢之的？

我国古时即有“闻歌咏以覩国风”的故事，因为文学作为民族的象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著名美学大师宗白华在他的名作《美学散步》中指出：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音乐、绘画，各种艺术形式都可以左右民族思想，也能转移民族习性。它能激发民族精神，也能使民族精神趋于消沉。

鲁迅先生是一个人人敬仰的“文学斗士”。当年他满怀报国志，为救“东亚病夫”而赴日学医。但他在现实中发现，从医救得了国人的躯体，但救不了国人的精神。他在痛定思痛之后，毅然弃医从文，以手中笔为武器，用文学唤起大众的觉醒。

由此可见，文学不仅仅是一种消遣，它还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用旧瓶装新酒”更是文学创作中常用的讨巧手法，眼下文学创作中的“改编风”、“戏说风”盛行，就是此理。这本无可非议，但关键是创作者拿什么样的“旧瓶”装什么样的“新酒”，不是所有的题裁、所有的内容都能拿来“改编”、“戏说”的。

道德有一个底线，文学创作也应该有一个底线。超出了这个底线，就会为社会所不容，为公众所不取。你可以拿高高在上的皇帝“戏说”，但不能拿民族英雄岳飞来“戏说”。非要把原来智勇双全的“阿庆嫂”变成风流成性的“潘金莲”，把抗日军人“郭建光”变成“奸夫”，这已不仅仅是满足了个别人的好奇心，更是一种对民族感情乃至民族精神的亵渎。

……纵观古今历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都有需要严肃对待的东西，因为他们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象征，是民族自信力的表现，而这些是不容随意“戏说”的。倘若如此，只能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邵道生认为：在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若一件文艺作品或一件事情只有几个人“发难”，也许该文艺作品的作者或是事件的当事人不会“介意”，甚至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宽慰自己，不过，作品或是事件遭到来自各个方面或是各个阶层的“集体谴责”，那就得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究竟有没有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时就再也不能使用“阿Q”式的自慰或是唐诃诃德式的“英雄”解释了。

小说《沙家浜》的出笼及其引发社会的“巨大反响”的确是作者本人及其刊登此“大作”刊物的编辑先生们始料未及的，

然而这恰恰是“社会的必然”，为什么？因为它过分出奇的“创意”惹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犯了众怒。

《沙家浜》为什么会长盛不衰？为什么会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喜爱？

这是因为《沙家浜》中成功地塑造了中国人坚强不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圆满地塑造了中国人巧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智慧，非常有力地鞭挞了汉奸卖国贼卖身求荣的丑恶嘴脸，以及恰到好处地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愚蠢，所以中国人就是喜欢阿庆嫂这样的民族形象，就是热爱像郭建光这样的民族英雄，就是憎恶刁德一、胡传魁这样的民族败类……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的确是在发生很大变化。但是，有一点应该肯定，只要中华民族还存在，那么中国人的那种“最最基本的民族感情”是永远不会变的，中国人的那种“带有民族品格的喜欢、热爱和憎恶、仇恨”是永远不会变的，而且，我敢这样地肯定，中国人的这种“最最基本的、带有民族品格的喜欢、热爱和憎恶、仇恨”与“样板戏”无关，与“高大全”无关，这也是人们喜欢《激情燃烧的岁月》最重要的原因，读者的骨子里有着这样的是非观念。小说《沙家浜》的作者及其策划并出笼这部作品的编辑先生正是在这基本点上触动了中国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触犯了中国人的最最基本的民族气节，怎么能不引起众怒呢？（《北京娱乐信报》2003年2月28日）

《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何建明曾在“沙家浜镇”生活过19年，熟悉生活中真实的“阿庆嫂”和“阿庆”，对郭建光、胡司令等的生活原型也很了解，他在给《北京娱乐信报》的传真中写道：“我感到无比气愤。”“我是沙家浜人，我不干！”（《北京娱乐信报》2003年2月25日）

杂文家李庚辰说：“文学创作应该有一定的界限，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创作，什么东西都可以想象。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战争，原本文艺创作中的英雄形象就不多，现在还被糟蹋成这样，在这个缺少英雄的时代，我们应该歌颂英雄，弘扬英雄的这种气概。但是这篇小说将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丑化了，将英雄鄙俗化了。这是一种悲哀。”（2003年2月24日《北京娱乐信报》）

张山2003年2月22日在《中国文化报》撰文指出：这部完全与原作对着干的戏说之作，受到读者的严厉批评是理所当然的，“中篇小说《沙家浜》的创作态度显然是不严肃的，与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抗日战争那段历史的认识也是背道而驰的。”

今春梅2003年2月27日在《北京现代商报》撰文认为：“文革”期间的八台样板戏被锤炼成难得的精品。说起阿庆嫂，谁人不知？其正义、机智的形象深入人心。应该说，对于英雄，尤其是对于整个民族的解放作出贡献的英雄，我们总是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将他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仰视的。所以这一次（由发表小说《沙家浜》引起）的哗然其实并不难理解。所有的人说出的是一种声音——“我们不能接受，即使阿庆嫂只是一个虚构的文学人物”。

一位自称日本网友蔡凤鸣的在人民网上发表的从知识产权即法律的角度谈谈小说《沙家浜》一文说：看了人民网上关于浙江《江南》双月刊发表的中篇小说《沙家浜》的讨论，特借贵网发表一点意见。首先本人赞同各位反方（批评方）的观点。

京剧《沙家浜》虽出自“文革”，且主人公是虚构的，但是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无论从艺术还是从思想的角度，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肯定，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定理来判断，它应该是一部好作品。如果因为“文革”该否定，就类推到凡是“文革”的东西（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都统统该抛弃，那就不仅是偏激，而且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割断。我们否定的是“文革”的指导思想及错误做法，而对于“文革”时期的具体人、事、物（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等则要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对于物质产品来说，“两弹一星”中的一弹（氢弹）一星（卫星）出自“文革”时期，能否否定吗？！如果否定（如：销毁）了的话，恐怕小布什现在的目标就不是伊拉克而是中国了。京剧《沙家浜》、交响乐《黄河》等，经过历史检验、为人民喜爱的文艺作品，也出自“文革”时期，难道也要统统否定吗？

小说《沙家浜》无论从题目到主人公到内容情节都和京剧《沙家浜》及其相关作品雷同，只是塞进了作者自己制造的一些烂货和毒汁而已。这和那些剽窃他人论文，假造科研数据编造“论文”以骗取名利地位的“学者”，以及用劣质白酒加敌敌畏勾兑“茅台酒”害人害己的黑心商人的目的和手法如出一辙。小说《沙家浜》的作品和推销者捧场者们打着“百花齐放”和“民主自由”的旗号，抡着批判“文革”的大棒，把自己打扮成天下“最革命”的“新时代人”，干的却是剽窃仿冒的侵权违法勾当！这就是问题的实质之所在。

网友毕廉虚说：我是一个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在那艰苦困难的岁月里像阿庆嫂、郭建光、沙奶奶这样的英雄人物何止千万；我也去革命胜地沙家浜参观过，那里的革命历史展览馆里展览着许许多多历

史文物和英雄事迹，有高冲云霄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我们看见来圣地参观瞻仰的群众络绎不绝。这就是历史，人民群众永远记着这段光荣而又付出巨大牺牲的历史。《沙家浜》一剧是作家在历史的基础上的文艺创作，是历史的再现，其中有点文艺的加工和描述也是无可厚非的。

在《人民网》的“网友新闻热评”中，有不少关于科技、文艺腐败的评论。看看发表在《江南》今年第一期的中篇小说《沙家浜》，是不是文艺腐败的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作者和编者何止是为了几个臭钱，为那个“大型文学双月刊”创收，而是他们内心隐藏着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不满的发泄！有的评论文字把这比喻为“文化‘管涌’”，我说得透彻点，这是一股社会主义祖国大堤上不可忽视的“文化‘管涌’”，如果不认真对待它，不严肃批判它，叫它迅速消失在萌芽状态，它就会形成溃口，冲毁社会主义的大堤。作者真正的意图是借否定《沙家浜》剧中的这些英雄人物，进而否定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和发泄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人民网）

网友王海波认为：随着阿庆嫂的形象被改编得面目全非，“戏说”再一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凡是有一点良知的人无不愤怒：原本一个有勇有谋的革命女性，一时间变成了“潘金莲”，既是胡传魁的姘头，又是郭建光的情妇。由此人们不禁要问：还有什么不可戏说？

奇怪而又让人气愤的是，人们对戏说风有目共睹，对其形成的原因和带来的危害也心知肚明，就是没有人出来好好地管一管。这纯粹是有关部门的失职！邓小平同志早就提醒我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两手都要硬。党中央反复地强调精神文明的重要。但是有些地方、有些

部门总是习惯于欺上瞒下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抓精神文明，不拿出硬的手腕是不行了，否则社会风气的好转只能成为一个奢望。（人民网）

二、小说《沙家浜》的出现，说明我们社会的文化病态已触目惊心

2月2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童大换的文章《文学应该保持尊严和体面》，认为小说《沙家浜》的作者和《江南》杂志的编者“到了为了耸人听闻、为了寻找买点而毫不顾及他人尊严和感受的地步，说明我们社会的文化病态已经触目惊心”。

《中国作家》副主编何建明认为，真正的人性化是以亲情、相互宽容、帮助为主要内容的，不单是一个“性”构成的，现在以“性”刺激读者感官的文艺作品将人性化的创作推向了极端，也导致了低靡、消极、颓废的文艺作品的泛滥，而这类文艺必将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不容。（2003年2月28日《北京娱乐信报》）

新四军老战士王佐邦在接受《北京娱乐信报》记者采访时说，文艺创作的道德底线就是要用良心去创作，其作品不能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并对人民也就是广大读者有利，如果超越了这条底线，作家的责任感何在？工人读者高智学在打给《北京娱乐信报》的电话中说，出这样的文章，不就是为了赚钱吗？把我们读者当傻子了？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是非观念，都有自己的判断标准，说实在的，我为这些作家感到悲哀。

网友陈鲁民2003年3月5日在人民网上发表《有多少“戏说”可以变为“胡

说”？》的文章。文章说，时下，文艺界戏说、新编过去的经典剧目颇为时髦，也颇吃香。小说《沙家浜》里，地下党交通员阿庆嫂既是胡传魁的姘头，又是郭建光的情妇，胡、郭还联手抗日；新编话剧《红岩》里，江姐与许云峰不是视死如归的革命战友，而是一对卿卿我我的情人，甫志高一口天津话，满嘴骂大街，说江姐“越来越骚”，若招供可以奖励别墅、帅哥；新电视剧本《杨子荣》里侦察英雄杨子荣则有一个与土匪“共用”的情人。

类似的戏说抑或新编，还有不少，且有“中兴”之势，也真有人为之叫好。不过，看了几例，便知道了这些戏说或新编的基本诀窍：一是内容泛性化，二是性爱多角化，三是人物粗鄙化。把握了这几点，特别是“泛性”加“多角”，只要这么一“化”，无论什么经典都可以胡来，可以戏说、新编。依此类推，咱也不妨试着戏说新编几例：

先说《杜鹃山》，那党代表柯湘原就是白匪团总“毒蛇胆”的情妇，后来反目成仇，上山投奔赤卫队。遇到雷队长后，孤男寡女譬如干柴烈火，日久生情也是自然的事。山上没有别的娱乐节目，女人又少，队副温其久也不甘寂寞，与风流成性的柯湘有一腿，因为争风吃醋，老温才愤而投奔“毒蛇胆”，合伙打击情敌。

再说《智取威虎山》，小分队好几十号爷们，只有一个“小白鸽”，参谋长捷足先登，别人倒也无话说。可您也不能独占啊，于是，杨子荣暗恋“小白鸽”，悄悄发动爱情攻势，参谋长公报私仇，想借座山雕之手杀掉情敌。想不到，老杨运气不错，居然没死，反成了英雄，“小白鸽”左右为难，不知该嫁谁为好。

再说《奇袭白虎团》，严伟才英雄本该配美女，可炮火连天，人烟稀少，就算再添个女卫生员，也得先爱上王团长李政委。

运炮弹的崔大嫂，年龄大点，但模样还不错，何妨与严排长来个异国之恋，更是浪漫之极。

还有《红色娘子军》，洪常青也是艳福不浅，先与吴清华明铺暗盖，此外，又与ABCD四个女战士有暧昧关系。吴清华由爱生恨，勾结旧主子南霸天，设埋伏活捉了洪常青，吴清华与南霸天又重温旧情。

还有《红灯记》，原有人物太简单，不容易凑起三角、四角性关系，至少可以让铁梅与王连举建立恋爱关系，李玉和与鸠山夫人有旧情。

怎么样，这情节够刺激也够恶心吧？我自己也觉得恶心。可这正是戏说、新编的“魅力”所在。不这么编，就难得小说《沙家浜》之神韵，就无法轰动，难吸引观众眼球，就不能让评论家叫好。如若不信，您就等着瞧吧。如果有人想步小说《沙家浜》之后尘，再来戏说、新编上述经典剧目，肯定不会超出我的情节设计，只能比我的戏说更刺激更恶心，无非是性爱大泛滥，三角、四角、N个角罢了。

将肉麻当有趣，把“恶心”当“创新”，戏说即为胡说。

网友邵道生认为，小说《沙家浜》的出笼不仅引起了社会舆论的一片哗然，不仅引起了有识者的强烈愤慨，而且久违了的批评、谴责声又此起彼伏连成了一片。的确应该那样，人们对小说《沙家浜》的激愤至少说明我们社会还没有达到那样“道德麻痹”的程度，至少说明我们社会还没有陷入“良知缺乏”的危机之中。想一想也是，如果我们社会的文艺“繁荣”到了到处都是类似小说《沙家浜》那样的“高作”，那么，我们的社会简直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境地了。（人民网 2003 年 3 月 5 日）

三、沙家浜镇及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反应

2003年2月27日，沙家浜镇及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召开“小说《沙家浜》评议会”。与会者当中有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新四军老战士，有新四军历史研究的专家、常熟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的领导和该市著名作家、新闻媒体等，评议会现场还挂出了两条醒目的横幅：“沙家浜军民抗日历史不容歪曲，阿庆嫂、郭建光英雄形象不容玷污”。与会者就小说作者声称的所谓“艺术探索”、“人性化”等辩解，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常熟市文联副主席陶玉霖发言指出：沙家浜镇作为中宣部命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不容假借所谓“艺术探索”来进行诋毁的。阿庆嫂、郭建光这样的艺术形象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物形象，而是革命历史、革命前辈的象征。拿这样的历史人物进行胡编乱造，完全是作者和杂志社借此进行商业炒作。

新四军老战士黄绳之愤怒地说，当年的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首先是根据常熟人民抗日历史创作而成的，绝非“文革”产物。阿庆嫂、郭建光等人物也并非“高大全”，当年的现实生活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人物，阿庆嫂、郭建光只是综合而成的典型代表。常熟市新四军革命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周文晓更是列举了一连串人员名单，来证实类似阿庆嫂的历史真人的存在。

与会者一再表示，沙家浜已经不是沙家浜镇的，也不仅是常熟市的，而是全国人

民的。因此,小说不仅严重伤害了沙家浜人民群众的感情,也严重伤害了全国人民的感情。(2003年3月2日《北京娱乐信报》)

四、沙家浜镇长要告小说作者;原著作权拥有者表示,保留法律追诉权

鉴于“小说《沙家浜》评议会”与会者认为该小说的作者不仅严重侵犯了原著作权者的知识产权,还侵犯了沙家浜全体民众的名誉权,沙家浜镇镇长朱亚辉在会上宣布:将把刊登该小说的杂志及该小说的作者告上法庭,提起诉讼。(2003年3月2日《北京娱乐信报》)

拥有沪剧《芦荡火种》(京剧《沙家浜》由其改编而来)著作权的文牧先生家人对此事非常气愤,文牧夫人筱惠琴认为,“……如果你要搞文学创作,尽可以自己去深入生活,搜集素材,何必利用《芦荡火种》的真名实姓来搞?文牧先生搞的《芦荡火种》是歌颂英雄人物、歌颂社会中的真善美,是出于一个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感、责任感而搞的创作,该小说的作者又是什么目的?我对此表示非常非常气愤,我保留法律追诉权。”(2003年2月28日《工人日报》)

五、小说《沙家浜》的责任编辑、刊发该小说的《江南》的主编及小说作者为小说辩白

小说《沙家浜》的责任编辑谢鲁渤对读者的强烈反应表示难以接受。他说:“当初看完这篇小说时,我感觉很好。小说完全是从生活中人的真实情感出发,从

一个合理的心理角度剖析了阿庆这个主要人物,小说里的阿庆嫂是一个次要人物。我们之所以要登这篇小说,也只是想作一个试验性的理性创作,没有想到会引起这样那样的评论。这篇小说我们已经出版了一段时间都没什么问题,突然就被人说成戏说作品,甚至跳出文学创作的范畴,我觉得很可笑,如果说小说在细节描写上存在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探讨。”(2003年2月27日《深圳商报》)

《江南》的主编张晓明认为,这篇小说只是一个试验性的否定“高大全”的文艺形式的文艺创作。他说,“样板戏《沙家浜》是一个‘高大全’的精神产品,是不符合历史环境的产品,靠吃吃喝喝、靠斗智斗勇,能打败日本鬼子吗?我们这个小说只是一个试验性的否定这种‘高大全’的文艺形式的文艺创作,作者只是从人性化的角度,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创作,这跟‘戏说’是没有关系的。刘胡兰是不能戏说的,因为她是革命烈士。但是阿庆嫂不是,她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虚构出来的人物。”(2003年2月27日《深圳商报》)

作者感到压力很大,但认为以政治的眼光看待现在的文学作品该是过去某个特殊时期的事。作者薛荣在小说《沙家浜》引起争议后,感到压力很大。在谈到创作缘起时,他说:“京剧《沙家浜》给我的总体感受就是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的关系。在以前的创作中,这种关系表现为严肃关系,而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这种关系是不正常的,还应该有夫妻关系以及另外的人性化的关系。因此,能不能将他们可能存在的这些人性化的关系虚构出来,进行新的创作。我想在小说创作上我是有这个自由的,因此就写了。”但他又否认创作是为了

用两性关系、三角关系来吸引读者的眼球，他认为自己所做的只是将人物之间的人性化的关系虚构出来。他还这样解释自己的作品与京剧《沙家浜》的联系：“小说《沙家浜》中的几个人物只是和原创作中的人物名字一样，发生的大背景一样，其他的跟原创作没有任何关系。”（2003年2月27日《深圳商报》）“因此，这次小说创作和他们的关系不是爷爷、儿子、孙子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这次的小说创作只是对当时那个环境下的人性化创作的试验文本，同样跟所谓‘戏说’没有任何关系。”（《北京娱乐信报》2003年2月24日）

对于现在社会上的争论，作者认为，他没有想到会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事实究竟是什么样的，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尺度、自己的判断标准。有人说小说《沙家浜》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学创作，我认为有点可笑。如果说小说创作中的人物性格不够丰满或者有着别的细节问题，我都能够接受，以政治的眼光看待现在的文学作品是过去某个特殊时期的事。”作者承认，在作品中“对抗日的大背景、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挖掘的不是很深，叙述有些生硬……”。（《北京娱乐信报》2003年2月24日）

附：小说《沙家浜》故事梗概：

阿庆挑起一担水，在河埠的石阶上挺直腰杆，一步一个停顿地朝岸上走。

“阿庆嫂，茶水准备好了吗？”一个菜农走到茶馆屋檐下，冲着黑洞洞的茶馆店喊了一声。快了快了，阿庆加快了脚步，用不太自然的声音打着招呼。他搁好担子，目光扫过店堂里的桌椅板凳，最后定格在楼梯扶手上扣着的一顶土黄色的军帽上。他突然拔脚冲过去，一挥手就把军帽打到地上。楼上的那只雕花木床摇晃的咯吱咯吱地响，阿庆嫂可能知道他在楼下发脾气使坏了。一想到这个，阿庆赶忙拣起地上的军帽放进搁茶具的木橱。

“老板娘呢？”镇上开油坊的许三爷一边问一边走到灶口，伸手烘了烘。三爷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这使阿庆非常羡慕。他自己也曾想弄副墨镜戴戴，并跟胡司令说过，胡司令一口答应了，而且还是日本

货。可阿庆嫂却为了这事跟他大发脾气，罚他在楼下的老虎灶口睡了三个晚上，后来胡司令再也没跟他提起墨镜的事情，这使阿庆劈柴的时候骂了几次娘。

许三爷看见水开了就自顾自地从茶叶罐里抓了两大把茶叶，亲手给自己沏了一壶热茶，挑了个临街望得见湖面风景的座位安放下屁股，手里的扇子展开合拢，又展开，扇面上写着几个毛笔字：大东亚圣战。阿庆冲着许三爷使了个眼色。这老家伙知道胡司令就在楼上，他下楼来如果看见这几个字的话，那许三爷的麻烦就大了。不过，如果胡司令为这几个字跟许三爷较真的时候，阿庆嫂会出面劝他们，因为许三爷曾劝过黑田太君不要烧春来茶馆。也就是从那时起，许三爷到店里来喝茶就不付钱了。为此，阿庆嫂有时还给他脸色看，可暗地里阿庆还是劝她算啦算啦，这年头兵荒马乱

的，茶馆店还能开张营业挣个小钱已经不容易了，你胡司令要巴结，郭建光要巴结，黑田他们你也要巴结的。他这样说阿庆嫂可生气啦，她手里的毛巾呼啦一声就抽在阿庆的脸上，抽得他眼冒金花。他捂着脸说你打吧你打死我算了，我做活乌龟做到现在了，我这么个大男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啊……说着就大哭起来，而阿庆嫂却用敲马桶盖的声音盖住了阿庆的哭声。此后好几天两个人都互不答理。好在不久郭建光带着十八个伤病员来到了沙家浜镇上，两人的关系才有转机。阿庆嫂整天围着郭建光转，身上穿着她最好看的蓝花印布衣裳，头发和手脚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是她在忙里忙外的同时先给了阿庆几个笑脸，男人的心也就软了。郭建光的这些人刚在镇上住下，胡司令像是猫闻到了鱼腥味似的，也带着队伍赶了过来，郭建光领着伤员只好暂时避到了芦苇荡里，而胡司令却老实不客气地睡到了春来茶馆阿庆嫂的床上。

阿庆拎着滚烫的铁皮茶壶在店堂里走，可耳朵一直留心楼上的动静。他抽了个空拎着开水壶跑到楼上，阿庆嫂正头发蓬乱地斜披着大襟布衫坐在枕头上，裸露着一段段白白嫩嫩的身子骨，而胡司令已经没影了，估计是因为店堂里的人太多，他攀着窗外的那棵银杏树枝溜了。

等到手脚松软的阿庆嫂从楼上下来，店堂里的茶客已经走剩得差不多了，许三爷还坐在临街靠湖的那个位子上，已经在喝第二壶茶。虽说阿庆嫂已经下来了，可许三爷还在留意楼梯口的动静，他吃不准胡司令是否已经溜了，溜了的话那他也好打开扇子，摆摆他从鬼子那儿借来的威风。许三爷虽然做了沙家浜镇的维持会长，可他心里清楚在这个鸡毛小镇，有那么几个人是他许三爷惹不起的，比如眼前的这位

阿庆嫂。“要打仗了，三爷。”阿庆嫂拿起许三爷的茶杯喝了一大口，叽里咕噜地漱了漱口，又哇地一声吐到地上，有几滴水夹带尘土溅到阿庆的衣服上。三爷说，“我看打不起来，如果真要动手，你阿庆嫂劝劝不就行了。”

胡司令睡到春来茶馆楼上的事是阿庆自己说出去的。那还是前年某个秋夜，雨刚停，胡司令喷着满嘴的酒气敲开了阿庆嫂茶馆店楼上的房门。阿庆嫂可能知道他要来，只是扯起被子蒙住了头不说话。胡司令一张口就命令阿庆出去，阿庆楞了楞，明白了怎么回事，但他一屁股坐在木板地上不肯出去。胡司令绕过阿庆，脚踩到了床前的踏板上说，“你不出去也可以，那你就打死我，再把我拖出去。”胡司令一伸手，子弹上膛的手枪就掉进阿庆的怀里。阿庆举起枪，借着朦胧的光线看了看，可眼泪却止不住地落到了枪把上，与此同时，胡司令扯掉自己的裤子钻到了被子里。床上传来暧昧不清的肉体搏斗的声音，这声音像一股冲开堤防的洪水似地漫过地板，冲出房门，顺着倾斜的楼梯往下奔涌，阿庆像一片枯树叶似的被这股洪水夹带着冲下楼去。

在镇上转了大半天的阿庆敲开了他的好朋友沙四龙的房门。阿庆对沙四龙说，“我可怎么办好？”沙四龙知道眼下惟一的办法是他和阿庆两个人带着绳索棍棒摸回到春来茶馆，凭他的力气再加上阿庆的帮衬，收拾掉一个正在寻欢作乐的胡司令那是不成问题的，但他却关照自己此事万万不可鲁莽。沙四龙恨鬼子，而胡司令是除了来去无踪的新四军之外，这儿惟一敢站出来拉队伍打鬼子的，况且这个被镇上人称为武大郎的阿庆的老婆跟镇上的男人不干不净已不是头一桩了。

天刚蒙蒙亮胡司令斜披着军装在镇上

转悠，他身上的这身衣服是国民党的韩德勤发的。胡司令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吃掉了几股小土匪，又跟新四军搞点小摩擦，间或和鬼子干上一仗，日子也过得马马虎虎。最近国民党常熟县长指示胡司令带着队伍退出沙家浜，到新庙去驻防，新庙那个地方离公路近，被鬼子吃掉的危险也就更大。所以胡司令一直动脑筋想办法，想跟郭建光借两挺歪把子机关枪带上，反正这机枪留在郭建光手里也派不上什么用场。他想，先叫阿庆嫂到芦苇荡里去跟郭建光打声招呼，如果不行的话，再来硬的。

胡司令进了春来茶馆，屁股刚挨着凳子，阿庆嫂就从楼上下来了，她眼风朝胡司令一送，这家伙顿时笑容满面，然后心领神会地跟阿庆嫂上了楼。

“……胡司令，你跟我要枪就是跟我要命，再退一步说，这样大的事我也做不了主。”

“郭指导员，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我跟你借二把机枪也是去打鬼子，你那些个伤病员留着机枪也暂时没用，再说你们有什么危险，我胡司令也会派弟兄们过来帮衬的。”

“不行，这枪绝对不能借给你的，你们国民党不是新来个县长吗？你可以跟他要枪吧？”

胡司令脸色铁青地走了，坐在太师椅上的郭建光长叹了一口气。从胡司令生气的样子来看，这家伙是十二分的认真的。郭建光低下头，把脸埋进了手心里。他觉察到阿庆嫂在看他，看他那焦虑万分又无可施的样子。

通过阿庆嫂做做工作不知还有没有挽救的余地，郭建光知道她和胡司令的关系。“嫂子，这事情你看怎么办？”阿庆嫂知道郭建光要跟她商量，她的脸朝左边侧了侧。郭建光似乎从来没有和阿庆嫂挨得这么近过，他闻到了她脸上散发出的那股脂粉味儿，若有若无的，无意中使得郭建光鼻孔张

大，心潮起伏，力图用嗅觉把这股飘散在微风中的香味捕捉住。“你说这胡司令看来软的不行，会不会跟我来硬的？”郭建光舔嘴唇，发出丝丝的吸气声。“如果这莽汉带了人到芦苇荡里去抢枪的话，那沙家浜这一带可真乱套了。”“嫂子，凭你跟胡司令的关系，你能不能劝劝他。”“我跟胡司令的关系——我跟胡司令有什么关系？”阿庆嫂猛地转过身，双眼直视着郭建光。郭建光脸上一副尴尬的笑容。“镇上的人都说胡司令听你的，真的。”阿庆嫂冷笑了两声，捏着毛巾的手推了郭建光一把，郭建光抬起头用求助的眼光望着她，“老实跟你说吧，我跟老胡是姘头的关系，也真个是姘头的关系，我看他敢打日本鬼子，为人又豪气，所以我跟胡传魁有一手，我不怕镇上的人说三道四。”阿庆嫂忽闪着眼睛，又回到镜子前，拢了拢自己的头发。她在镜子里看到了郭建光那赤裸裸的目光，像火苗扑到热烘烘的后背上。

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胡司令带着队伍离开沙家浜没几天，离镇不远的芦苇荡里突然之间升起了滚滚浓烟，几声枪响过后，好几艘挂着太阳旗的汽艇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以最快的速度驶向浓烟升起的地方。几乎整个沙家浜的人都拥在临湖的廊棚下朝芦苇荡那儿张望，人们期待着更为激烈的枪声、炸弹声响起，可是过了一个时辰也没有更大一点的声响传过来，芦苇荡里火一直从中午时分烧到了黄昏。

阿庆嫂躺在床上，心里可乱成一团麻。郭建光在那次谈判之后又来过一次，说是来给伤病员买点药，还要弄几包盐带回去，但瞧他那付愁眉苦脸的样子，阿庆嫂也知道他是另有所求的。阿庆嫂故意忙着招呼别的茶客，没怎么理他，郭建光干坐着，茶也没喝一口，又抓起桌子上的破草帽扣在头上，遮住大半张脸急匆匆地走了。

阿庆嫂那时候就预感到要出事，她担忧的是胡司令和郭建光他们，可万万想不到横堵里窜出来这些鬼子。她觉得日本鬼子这一手干得又狠又准，里边肯定是大有文章的。她的心思在胡司令和郭建光这两张脸之间跳来跳去，她清楚芦苇荡里的这把大火烧焦的是哪一张脸，不知不觉她心中竟然充满了痛惜，她宁可这个霉倒在胡司令头上，这不光是因为这莽汉长相粗俗，块头儿大，阿庆嫂知道这其间是有着另外因素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她想着想着就扯起被子捂住脸哭出声来，这使得吃罢了晚饭上楼来的阿庆心生奇怪。

郭建光一敲开春来茶馆的门，就看见阿庆那不加掩饰的怒气。“你先让我进去，阿庆嫂呢？”郭建光明知故问，同时一只脚从开着的门缝里跨了进来。阿庆嫂边走楼梯边扣着衣扣从楼上下来。

阿庆嫂连珠炮似的询问把郭建光轰晕了。他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而后又抬起头臂，给阿庆嫂看那上面的枪伤。“全完了……”失血过多的郭建光一屁股坐在凳子上。阿庆和阿庆嫂都明白这三个字的意思，就像已发生过的灾难重又发生一遍似的，阿庆嫂的心沉痛起来，“我看明天黑田就会带人到镇上来搜捕，你走都来不及了，我看你还是在我们茶馆店里躲起来吧。”阿庆转过脸，嘴里嘟囔着：“把他藏在哪儿呢？”“我看还是躲在柴房里保险，而且那儿还有一扇暗门通外面。”阿庆嫂蹲在郭建光的身边给他包扎好伤口，又初步询问了情况。“十八个伤病员死的死，被俘的被俘，只有我一个人凭着水性好逃了出来。”郭建光睁大布满血丝的眼睛望着阿庆嫂，悔恨与哀伤使他在阿庆嫂眼里几乎变成了一个十分懦弱的男人，阿庆嫂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劝他少胡思乱想，郭建光叫了声嫂子，握住了阿庆嫂的手。

第二天一大早，黑田就带着一队鬼子兵沿湖搜捕。他们一踏进茶馆，阿庆嫂就出来招呼，给黑田递烟倒茶。翻译邹寅生跟阿庆嫂已经有点认识了，他问许三爷这个老东西最近跑到哪儿去了，皇军来了也不出来迎接。阿庆嫂说自己也好久没看见他了，不知道这个维持会长在忙啥生意。鬼子坐了刻把钟就走了，本来午后的茶馆是没有客人的，可今天由于鬼子下乡，四乡八邻的男人们连该做的活都不做了，鬼子前脚刚走，茶客们后脚就到了，包括许三爷。阿庆嫂走过去给许三爷的茶壶里续了点水，问许三爷刚才那会哪儿了，邹寅生在找你呢！“我吃螃蟹吃坏了肚子，上茅房了。”不管许三爷怎样掩饰，阿庆嫂还是在他脸上看出几丝得意。阿庆嫂若无其事地拎着大铁壶转来转去听着茶客们的议论，心里想着郭建光，他手臂上的枪伤没伤着骨头，但也使阿庆嫂心疼万分。她想自己如果早点遇见郭建光，那她也就不会那么轻易地让胡司令上了她的床，由于她跟胡司令有着这么一种关系，郭建光总是在那不由自主的亲近之中又夹杂了一份提防。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受伤的郭建光住到了春来茶馆，这对阿庆嫂来说真是天大的造化。她心中存有这一份念想，每一次走过镜子旁边，她都止不住要多看自己一眼。这一眼她是代表躲在柴房里的郭建光看的，虽说是这么短短的一瞥，也常常会使她脸上升起红云，睡梦中细雨绵绵。

阿庆在镇上漫无目的地走，心想家里那只公鸡此时肯定让阿庆嫂杀了给郭指导员补身子了。他简直被气糊涂了，但他一踏上观音桥的石阶他又知道自己打算去哪儿了。他大踏步径直走进了高家村高升平的遗孀章翠花的家。翠花去水缸里舀了一碗水递给阿庆，阿庆一口气喝下去，嘴一抹，就拉翠花到房间里去。事还没完，就听

到孩子们的叫嚷声由远及近，两个人赶紧下床穿裤子，翠花蓬着头先走出去，哄孩子们到屋外的菜地去拔几棵青菜，而后阿庆才出来坐在堂屋里抽烟。孩子回来后，阿庆摸出点钱来分给孩子们，轮到阿庆认为是他跟章翠花生出来的金根时，阿庆说：“金根啊，你叫我一声爹，我给你一块大洋！”金根一听就甩开被阿庆握着的手，点着阿庆的鼻子说：“你他妈的我才是你的爹呢！”翠花挥手就给了金根一个巴掌，小家伙哇哇哇地哭了，本来阿庆还想逗金根玩玩，可这一哭把他的心境全搅了。他塞给翠花一点钱，就背着双手出了村子。

新四军伤病员被鬼子抓走的消息传到胡司令的耳朵里时，他打算赶紧撤，一个对手已经被鬼子吃掉了，接下来很可能就是他胡司令了。可过了几天，东栅口炮楼里的鬼子也没啥动静，胡司令换了身老百姓的衣服来到了春来茶馆。胡司令手摁着藏在腰间的手枪扫了一眼好久没来的店堂，也没发现什么异常，于是就三步并二步地上了楼。胡司令走到阿庆嫂身后，伸手想搂她，却被阿庆嫂手里的针扎了一下。“你怎么到现在才来？”阿庆嫂说，接着又站到楼梯口，招呼阿庆泡一壶热茶上来。捧着一壶热茶到了楼上，阿庆依旧是一副赌气的表情，自从那只公鸡被郭建光吃了之后，他一直就这样。“阿庆怎么了？”胡司令望着阿庆下楼的背影问，阿庆嫂说还不是因为你来了，他现在也晓得吃醋了。接着，阿庆嫂告诉了胡司令最近沙家浜镇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他要是把这两挺歪把子机枪借给我，我早就派人来保护他们了。”胡司令愤愤不平地拍了一记桌子。阿庆嫂此时正朝着楼梯口坐着，突然上身一下子变得僵直，想要站起来又不敢，紧张的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阿庆？”胡司令回头叫了一声，一看却是胳膊上扎

着绷带的郭建光。“胡司令，你吹什么牛呢？我们是一根草上的蚱蜢，我倒了霉你要跟着受罪。”郭建光坐到阿庆嫂让出来的位置上，阿庆嫂站在他的身后，一只手搭着郭建光的肩膀，胡司令愣愣地望着面前这两个人，拿起茶碗，喝也没喝一口，却连声说好茶好茶。

“事情已经这样了，只要你能够协助我把黑田的炮楼弄掉，救出伤病员，我告诉你新四军大部队撤退时藏军火的地点，那些枪支弹药够你胡司令在这一代称雄几年的。见难不救非豪杰，况且帮我这也符合你们党国的利益。”

“救出伤病员的事我可以答应你，不过出了这种事你以为是谁给黑田龟孙子指点路径呢？”

“谁？”

胡司令蘸了点茶水，在桌面上涂了一个字。郭建光重复了一遍胡司令的动作，两个人同时点了点头。

“这个他妈的汉奸我会处理的，另外，我看出来我不在的时候你小子跟阿庆嫂是不是好上了？这有点太过份了吧？你不知道她是我胡司令的女人？你又要我出手相助又夺人所爱，你这个怎么说？”

“……”

“你不要一声不吭，我老胡的眼睛是雪亮的，怎么样？郭指导员。”

“她不是你的老婆。”

“她也不是你的老婆，她的丈夫是阿庆。”

“那你会娶她作老婆吗？我知道你胡司令的女人多得是了，四乡八邻的漂亮女人哪个不仰慕乱世豪杰胡司令，可有谁知道哪个是你胡司令真心喜欢的。”

“这个么，情况倒是真的……就算我不会娶她作老婆，那么你呢？你这个三十岁都不到的郭指导员会娶阿庆嫂这个半老

徐娘？只是有一点我要提醒你，阿庆嫂可是一只不会下蛋的母鸡哩。”接着胡司令哈哈大笑的声音，正走在楼梯半道上的阿庆嫂一屁股坐了下去，张嘴就哇哇大哭起来，身子前后摇晃如浪花。

阿庆嫂坐在楼梯上号啕大哭把整个事情的发展搅成了一团乱麻。郭建光觉得自己已陷在这团乱麻中，就像他现在躺在柴房里乱柴草当中一个样儿。新四军伤病员的被抓与他和阿庆嫂的那种关系的产生都使得他在以后的岁月里无法给自己做主了。左思右想，郭建光总算明白了这个风流成性的、令人丧失理智的阿庆嫂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胡司令滑头滑脑的，他到底想图点啥，不过，胡司令这个江湖莽汉还是有一股义气在，有一股豪气在，这是郭建光无法小看他的原因。他躺在柴堆里，倾听着茶馆里茶客们的流言蜚语，当听到许三爷被打死的消息后，郭建光紧张的心宽慰了一点。这个人只要在镇上活动一天，郭建光就很难感到自己和胡司令他们有一天的安全。郭建光又想，如果这事情由他自己来做，倒不可能有胡司令这么果断、坚决。

许三爷一除掉，胡司令就带着队伍悄悄地回到沙家浜。现在除了日本人，他胡司令已经在沙家浜一带称王称霸了，这样的感觉非常好。郭建光也算是明白人，也借着胡司令的高兴劲不失时机地说好话，说得胡司令一拳砸在桌子上，拍胸脯保证救出伤病员的事包在他身上。郭建光奉承着胡司令，阿庆嫂一直用眼睛瞟着他。他郭建光居然也有一种摇头摆尾的哈巴狗的样儿，这真出乎这个看人入骨的女人的意外。郭建光后来说这个你就不懂了，我现在能够依靠的只能是你，还有胡司令了，说着说着郭建光的手又搂住了阿庆嫂的腰肢。

“我阿庆人是长得难看，比不上郭建

光这么漂亮。你以为你半夜溜下床钻到柴房里去你当我不知道？我阿庆胆子小，不像你那个胡司令，杀人放火都算家常饭。可你阿庆嫂也不想想，自己这么大岁数的女人了，也该收心了。我人老实，你们也不能这样啊，这可是伤天害理啊，别以为你们在打鬼子，你们就可以胡来了。”阿庆一赌气又来到了高家村章翠花家。他白天扎扫帚，晚上给金根他们讲故事，有时还跟金根一块到村外去放羊。但有一天，当他们在村外放羊时，却挨了鬼子兵的枪子儿。金根被打死了。阿庆的脖子上受了伤，但给阿庆治伤的蒋医生说，阿庆中的子弹可能有毒，伤口会一直烂下去，一直到死。

解救新四军伤病员的工作一直在进行着。郭建光和胡司令之间的条件已经谈妥了，而具体的实施方案还悬而未决。因为强攻肯定是不行的，可如何智取胡司令和郭建光都想不出一个办法来。好几次郭建光和胡司令吵了起来，胡司令火得差点要拔手枪，却被阿庆嫂劝住了，而郭建光也总在这紧要关头采取了避让的态度，他那副唯唯诺诺的样子让阿庆嫂觉得既可怜又可笑。过了一会儿，胡司令说着说着又拍了记桌子，骂郭建光是骗子。阿庆嫂说别这样，声音轻点行不行，阿庆可能刚睡着。“管他干什么，鬼子的子弹是浸了毒的，蒋医生说他活不过几天的。”这声音飞到楼上，像鞭子抽打阿庆的心脏，他瘫坐在地板上，手臂抱紧蜷起膝盖，尽量让自己颤抖的身体平静下来。他是怕死的，但他也想早点死了算啦，人活成这个样儿，活着还有啥滋味，再说金根也死了，他的亲儿子、他秘密的宝贝就这样让鬼子一枪崩了，阿庆心中的世界从此只有黑夜没有白天了。

郭建光终于想出攻取鬼子炮楼的方案。他说这两天鬼子正要镇上的人给炮楼里送粮食。“机会就在这里！”郭建光的声

音又响又尖，听上去像唱京戏。胡司令也认为这个计划可行，不过送粮食的人太难找了，因为谁去送粮食就等于去送死。“炸药藏在装粮食的麻袋里那当然没有问题，可派谁去送？谁去点炸药呢？”

楼下店堂里又安静了下来。他们三个人都没有注意到阿庆已走到楼下，影子似的站在阿庆嫂身后，双手抓住阿庆嫂的肩膀，问：“鬼子的子弹有毒？”郭建光点点头。“蒋医生说我活不了几天了？”胡司令也点点头。阿庆嫂明显地感受到抓着她肩膀的那两只手的重量，她听到阿庆说，既然我也活不了几天了，给鬼子送粮炸炮楼的事情让我去做，具体的工作怎么弄，胡司令、郭指导员你们给我细说。

但阿庆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就是在去炸炮楼以前要给他举行葬礼并要给他立碑。胡司令和郭建光都答应由国民党常熟县和新四军挺进支队联合在碑上署名。这一切都办完之后，阿庆赶着装满粮食的牛车进了鬼子炮楼，没几分钟就爆炸了……。

胡司令捞到了不少枪支弹药，但那些

新四军伤病员却在前一天就被鬼子宪兵队押送到无锡去了，郭建光连他们的人影儿也没找到。胡司令兴致高昂，他被满船的军火乐坏了，他和郭建光并排蹲在船头。郭建光说，即使这样我也要回部队去。胡司令指了指背后的阿庆嫂说，“那她怎么办？”“阿庆嫂，你是跟他？还是跟我？你爽快地说一声，你要是跟我，回去我就把喜事办了。”“就看命吧。”如果眼前的这只水鸟在一刻钟内飞到芦苇丛中去她就跟郭建光走，如果不这样那就算了。阿庆嫂把心底的想法说了出来。三个人眼睁睁地看着这只水鸟朝着夕照下的芦苇丛滑翔而去。但随着一声枪响，鸟儿笔直地掉进水里，胡司令晃了晃手里的枪，枪口对着自己的嘴，叹了口气，说了声走火了。郭建光就像这一枪打在他身上似的，头重重地垂了下来。他沉默了良久，回头望了阿庆嫂一眼，纵身跳下船，头也不回地朝着荒凉的芦苇荡游了过去。□

(小枫 缩写)

书 讯

刘江新作《中国现代小说知识分子形象发展简史》已由文联出版公司出版。该书从我国现代小说作家的视角出发，寻找我国现代小说知识分子形象发展的规律。作者认为：中国现代小说知识分子形象变化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代小说作家视角转换的历史。在30余年的文学历程中，小说作家主要选用了社会人生视角、阶级视角和民族视角，以这三种视角为线，穿起了几十种不同的视点。这就是中国现代小说知识分子形象发展的轨迹。书中分析了三十多位作家塑造的上百种知识分子形象。各个篇章分别从视点的产生、知识分子形象的性格特征以及性格形成的文化原因，人物形象的意义等方面进行阐述。该书见解独到，填补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空白。